



TALK ABOUT CHINESE PAINTING WITH LIANGDA DONG

董良達話畫

郭宝厚 ● 著

西泠印社 出版社

Talk about
**CHINESE
PAINTING**
with Liangda Dong

董良达话画

郭宝厚◎著

西泠印社 出版社

序言

FOREWORD

Talk about Chinese Painting with Liangda Dong © 董良达话画

与其说是我在研究董良达先生，倒不如说是我听他讲画更为准确。在每一次与良达兄的长谈中，我每每被他理论技法探索的大胆、贯通古今中外的论述以及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所感染，每每被他立志弘扬中国画的顽强信念所感动，每每被他字字珠玑的言谈所折服。如果不能将深藏在他画作背后的这些东西展现给社会，我认为是很可惜的，这就是此书定名为《董良达话画》的原因了。不过，良达兄正值盛年，艺术之路还很漫长，以他不断求新的秉性，现在只是另一个开始，本书就权当董良达先生艺术之路的阶段性见证吧。

需要说明的是，书中董良达先生的画作，我原意是挑选几幅有代表性的即可，但是良达兄的每一幅作品都可能代表一种境界、一种风格、一种图式，无一幅重复。所以在征求了良达兄的意见后，只好采用个笨办法，即尽量多地在本书中选用董良达先生近年来的作品，希望向世人展现良达兄积极探索、不断革新风貌。

因学养所限，本书对董良达先生绘画艺术的评述或许失于浅陋，斗胆献拙，为抛砖引玉，企盼各路方家指教。

是为序。

作者

2011年1月12日于忻州

上世纪80年代，我在报社文艺副刊做编辑，由于工作关系，结识了晋籍名宿、书画大师董寿平先生。随后，又认识了大师的嫡孙董良达。良达兄与我年龄相仿，趣味相投，每次见面都相谈甚欢。交往至今，堪称莫逆。

家学深厚、天资聪慧的良达兄自小便在祖父的亲自指导下刻苦学画，并有缘遍览皇家藏品；成年后又负笈海外，悉心探究西方绘画艺术。经数十年砥砺和大胆创新，良达兄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和独树一帜的国画创作技法。

进入新世纪以来，良达兄的创新逐渐被认可，他的新作开始入选《当代十大家》、《八大家》等画集，对他艺术进行探讨的研究者也愈来愈多。作为良达兄的挚友，我早有向社会介绍他的成长过程及书画价值之意，但因公务繁杂一直未能动笔。去年良达先生在太原举办画展，引起了山西绘画界的大轰动，中国教育频道还为此做了专题介绍，其影响波及海内外。上海世博会上推出的中国画家专辑也收入了良达的数幅新作。这些因素都促使我不得不提笔了。再者，近几年来我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良达先生的关注与研究，自觉有些提笔的功力了。最后，如果再不动作，实在有愧于良达兄的辛勤与成就。这便是我写作此书的动机所在。

目录

CONTENTS

Talk about Chinese Painting with Liangda Dong © 董良达谈画

Chapter One	第一章 幼承祖荫	001
	一、洪洞董氏	
	二、祖父董寿平	
	三、师承祖父，走上从艺之路	
	四、情系洪洞，初回永乐堡	
Chapter Two	第二章 董良达话画	041
	一、我对于中国画的认识	
	二、中国水墨画与西方油画的比较	
	三、中国画前途之我见	
	四、关于“笔墨”	
Chapter Three	第三章 解读立象主义绘画	081
	一、对立象主义的追求	
	二、访谈录：“立象主义”及“立象派”	
	三、关于大师的个人之见	
Chapter Four	第四章 时代入画写大美	103
	一、“泼金”赞美新时代	
	二、牡丹入魂写富贵	
	三、良达山水画与宋元山水画之比较	
Chapter Five	第五章 品董良达的绘画作品	129
	一、“立象主义”的智性美	
	二、“泼金”显色的色彩美	
	三、动感变奏的韵律美	
	四、天人合一的人文美	
Postscript	后记	

CHAPTER ONE

董良达话画



第一章

幼承祖荫

余幼随祖父董寿平左右学画，继学鉴定。『精、气、神』三宝，乃祖先传承之最大『财富』。

——董良达

一、洪洞董氏

董良达祖籍山西省洪洞县，说起洪洞，在中国的移民史上可是颇有渊源的。洪洞县是移民大县，早在明朝洪武二十一年和永乐四年，先后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移民，在洪洞广济寺和大槐树下设局驻员，把当地老百姓大量迁往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湖北、陕西和晋南、晋北等地。“要问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古槐树下老鹳窝。”这首具有浓厚怀祖情结的歌谣至今在国内外传唱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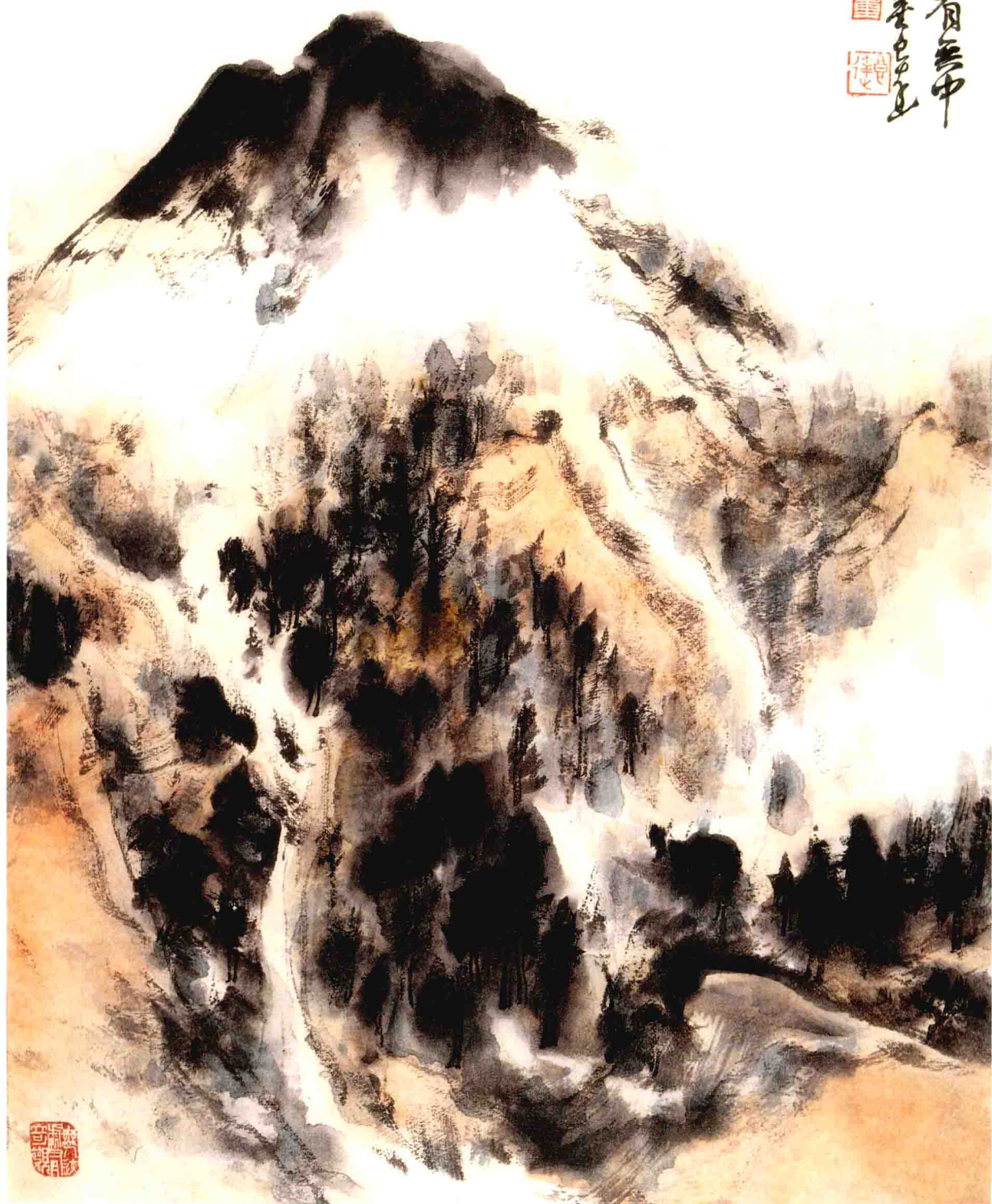
而在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界，为洪洞县赢得显赫名声的则是书画世家“洪洞董氏”。董良达正是从董氏家族出来的当代艺术大家。刚过不惑之年的董良达先生给人的印象是为人率真、质朴，画作灵慧、大气，颇有乃祖遗风。

洪洞董氏是山西的名门望族。在谈到自己的先祖及祖父时，良达先生充满自豪感。洪洞董氏的祖先乃2500年前晋国的董狐。当时，身为太史的董狐，秉笔直书的风操，开创了我国直笔传史的先河，与董狐同时代的孔子称其为书法不隐的古之良史。汉代司马迁著《史记》，即是受董狐的影响。至今董家存一图章为“良史后裔(袭)”。董其昌、董寿平均为董狐后人。

明中叶董氏家族初至洪洞，始祖董重仁迁居杜戍村以务农为生，至五世董珩始在运城经营皮革生意，渐至“中人之产”以后，就富而思文，花钱给儿子董修业在国子监捐了个监生。这种监生叫例监生，通常称为太学生。虽然不用再到京城国子监读书，却可以考举人了。

山色有无中

乙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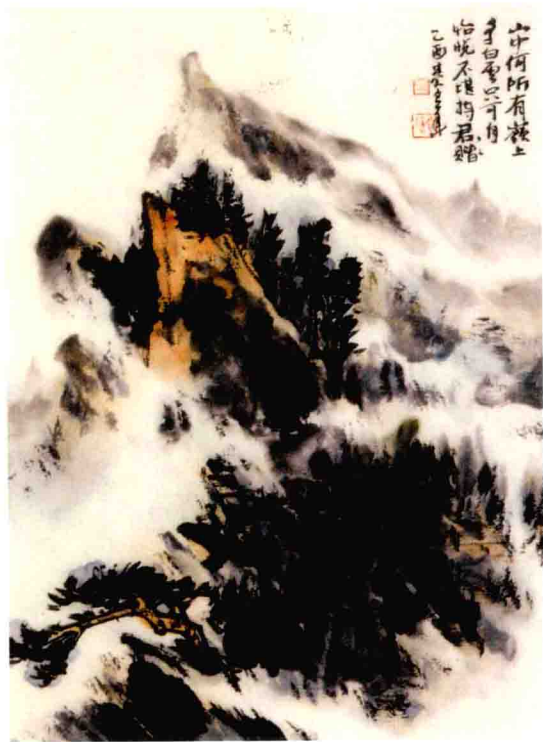


1 CHAPTER

幼承祖荫

第六世董修业，字敬亭，国子监例监生。知书识礼，事母至孝，数十年如一日。父病，不畏沿途山林多虎，徒步赴蒲县延医。家渐起，成了河东盐池的盐商，定居村东永乐堡。卒后有司奏请于朝廷，旌表为孝子，入祀县城孝悌祠。

第七世董得昶（？—1846年），字霁堂，号兰溪，为董寿平高祖，“年十七，以商籍入运庠，为诸生，有声。念先世多积德，后当达者，奋然以显亲扬名为己任，刻励为学，尤精草书”。后来眼见父亲年事渐高，仍忙于商务，决心放弃科举，说：“是琐琐者尚贻大人忧，亲力而操于外，敝垂老之精力，为子孙无穷之计。子坐而食于家，徒口实于不可知之科第，何以为子，吾不忍以彼易此也！”在他一再要求之下，父亲把家政传给他。



董得昶酷爱书法，成天用手指在衣服上写字，以至经常把衣服磨破弄脏。有此“铁杵磨成针”的刻苦努力，得昶的书法深得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笔法，还习淳化阁帖及赵子昂，字很有骨气。董寿平老先生1961年捐给山西省博物馆的《抚膝肆书图》，是其伯祖董麟请祁之缪、秦炳文各给一图，征得多位同仁咏歌记序，合裱于拖尾。高祖抚膝肆书、王铎悬纸而书，这些轶事对董寿平影响很大，使他养成良好的练字

壬午二月
畫堂



1 CHAPTER

幼承祖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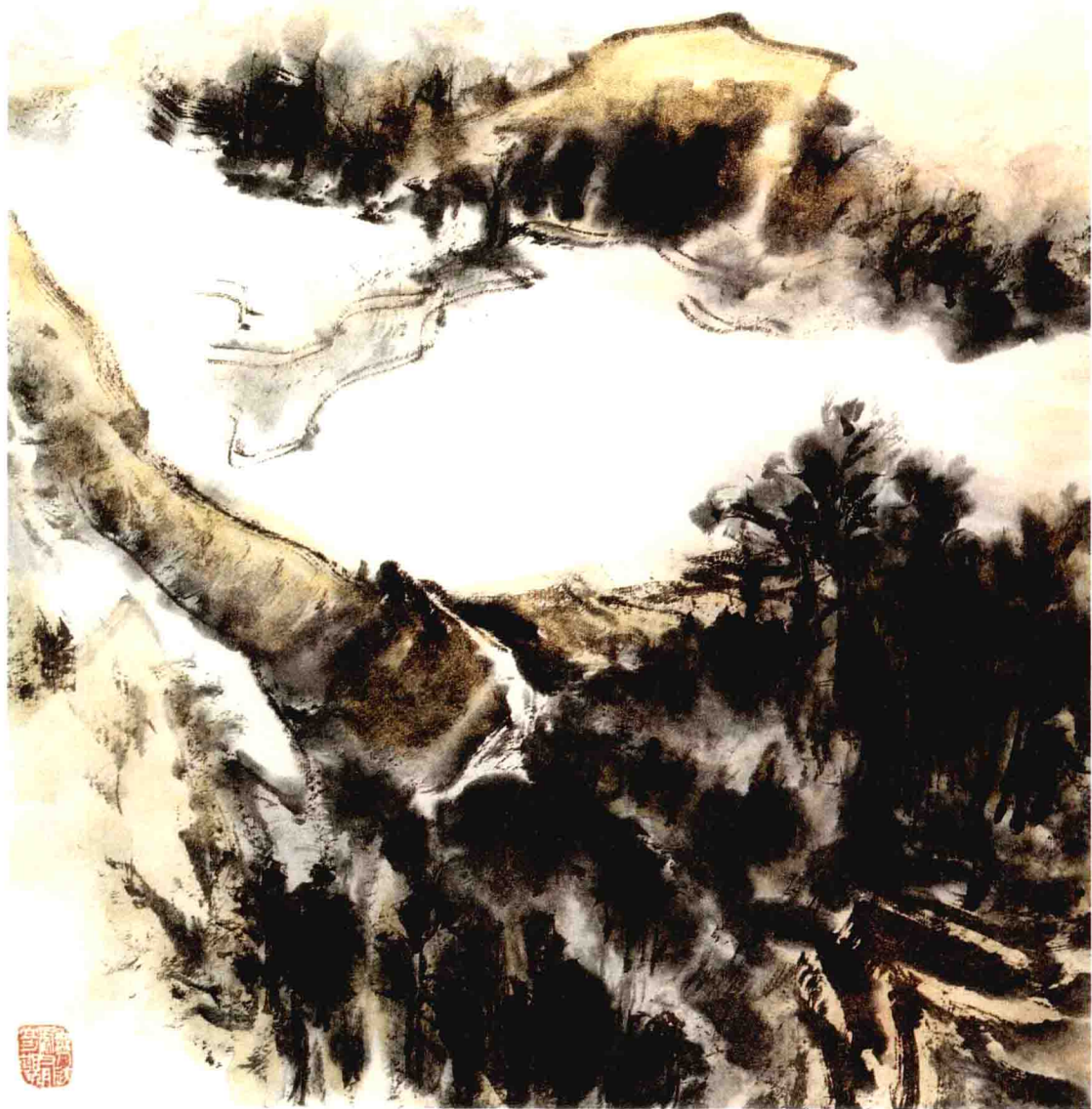
习惯，并练就一手悬纸书法的高超技艺。

家业日益增大，如何世代相传，保持不败呢？得昶很用了一番脑筋。虽说“家居汾水之滨，土阜特立，筑堡其上”，可是深沟高垒难保无虞，最根本的是要有一个好的家风。首先，注重道德文化，忠孝读书传家；其次，俭约理财，生前衣食不浪费，死后薄葬，陪葬品不用金、银、玉等器皿；第三，舍得散财接济邻里和穷人，并不留借据，以免子孙日后追要，使债务人不安。得昶晚年，有一天夫妇俩晚上刚睡下，听得院里有动静，就出去察看。发现有人入院行窃，老人就上去问，你这时候偷东西干什么？那人说欠了别人的债，还不起，生活不了。老人让那人稍等一下，就回家拿了一个元宝递给他，嘱咐说把这些钱拿上，出去做个小买卖，别再偷鸡摸狗了。老人家连他的姓名都没问，也没向任何人提起。这个人按照老人家的吩咐去做买卖，后来发了财。过了若干年，得昶去世以后，从远方来了一个人，不吐姓名，跪到棺材前痛哭流涕。别人问他和得昶什么关系时，这人才透露了当年的奇遇。

得昶活到八十岁以上，家有清朝道光年间的匾“大老杖朝”。《礼记》：“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八十岁见天子也可以拿手杖，后来“杖朝”成了八十岁的代称。老人福寿双全，道光二十六年去世，同治七年受到朝廷旌表，入祀县城孝弟祠。

八世祖董思源（1809—1870年），字星海，别号静轩，弱冠入县学，屡应乡试不第，于是“绝意进取，始以力善行志于乡矣”。“性恬静，不苟言笑，居素封，务黜纷华，约自奉而丰于应物……遇下恩信，虽有过，不以声色加之”。居乡排难解纷，尤好义举。当地原有一条通利渠，能引水灌溉临汾、洪洞、赵城三县田地四百余顷。后来桥塌渠壅，都成了旱地。思源出资招集百姓重修，这四百余顷旱地又成了水田。有两个村子因田赋的争执，聚众械斗，思源主动前往理喻，并出巨资平息了风波。他主持家政时，值太平军、捻军起义，清廷一再让富户捐钱，董家前后捐银数万两。本村各户的全部田赋，每年都由他家代交，村风良好，用不着县吏到村。时人写诗赞扬：

自是長空萬里晴 乙酉 初冬 履齋 筆 良達 寫於 北京



1 CHAPTER

幼承祖荫

“董公世积善，万石仰家法。身退畏先人，勇为独不怯。里无盗牛事，比屋忘匮乏。县吏不识村，年荒赋早纳。”

思源亦爱书画，家传“洪洞董氏”汉隶阴文章一枚，即是他的遗物。有四个儿子。秦夫人生麟、文涣、文灿，侧室张氏生虞。

咸丰、同治年间，董家的盐业也处于鼎盛期。董家每年从盐场得到的纯收入，都有三十万两左右的白银。这在当时是很大的数目，地方文献把董家称为富比王侯的“素封”之家，实非过誉。

董思源恐进钱太多非惜福之道，主动将年收入降到十万两白银，还一再教训儿子们要廉洁奉公，并每年发给每个儿子一万两白银。兄弟仨十分爱好字画、书籍、金石收藏。公事之余，董麟喜欢收藏碑帖字画；文涣喜欢收集善本书籍，研究音韵学；文灿喜欢金石钟鼎彝器。兄弟仨在书画艺术界颇有名声。

董麟身长玉立，“生平威仪，自持严重，不苟交游，无戏谑语，尤重然



诺，赴急如渴，与物无忤，世亦无忤害者。尝从冯鲁川习八分书。惟金石文字，尤笃嗜汉碑及北魏石刻，颇效其体。善鉴别古今书画，藏度颇富。近人独爱三王笔迹，迹官秋曹时，每下值晚，家人或有事走要，未尝不在厂肆也”。他收藏最好的要算唐代名画《校书图》。

董文涣收藏宋、元、明版珍籍数百种，有一套宋版《资治通鉴》系海内孤本，仅石经拓本就放了一间书房。同榜状元翁同龢在《董文涣墓志铭》中称：“公雅善吟咏，所交皆知名士，文采达海外，倡酬投赠无虚日焉。”

除了收藏外，董文涣也擅长诗文。有一件事情很说明文涣的诗在朝鲜的影响。咸丰十一年（1861年），朝鲜派行在问安使到承德向咸丰帝问安。此人是文涣的朋友朴恒斋，回国时带上了文涣的诗。有个叫徐秋堂的人见了董诗，十分敬佩，就在翌年贡使再来中国时，附言订交，请文涣点定其所著的《鼎金集》，执弟子礼，并赠送明代万历年间朝鲜王宗室滩隐一幅用泥金画的竹子为贄。文涣请当时的几位朋友如李文田等题跋，自己也作长诗感其厚





意。滩隐的画在当时就很名贵奇缺，如今在朝鲜已难找到。

文涣所著《声调四谱图说》，卞宝第后来曾翻刻，常为如今古汉语学家引用，学术界认为“在《声调三谱》基础上多有补充，为清人诗律研究集大成著作”。文涣遗稿甚多，除诗文著述外，平生日记最勤，未尝一日辍笔。至今被称为中国古代十大音律家。

其弟文灿与当时著名金石收藏家、书画家陈介祺、潘祖荫、傅良伯、赵之谦等友善。博雅好古，尤工小篆。碑版金石文字及古币泉刀之属，蓄藏甚富，著有《钟鼎文字》五卷、《货币所藏录》八卷、《山西碑录》二卷、《芸香书屋诗抄》等。1997年，在董寿平大师的倡导下，由山西省政府资助，山西大学古典文学研究所韩国研究中心李豫副教授积六年之力，助董老编成《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由中国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330万字，内有董麟、文涣、文灿、冯婉琳（董文灿的夫人）等的日记，尤其是文涣日记中保存了不少朝廷政事及中朝文化交流的铁事。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董家在邻里口碑甚传。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工宣队强行把董寿平夫妇遣送回老家，但村里人考虑到农村生活条件艰苦，比不了京城，故推辞，当时的村委会领导对遣送董老夫妇的红卫兵说：“董家是善财主，没有和村民结仇，还有恩德，现在村里一穷二白，董老夫妇年事已高，我们不收，还是让他们回北京吧。”董氏祖先均淡财喜文，终致董氏家族人才辈出。家族留有祖训：进钱太多非惜福之道。因此董家经商之盈余在广济百姓之外，多数收藏了金石字画，并鼓励子孙学文上进。董氏族人不分男女老少，皆知书达礼，深明大义已成家风。良达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当有人跟良达的祖母说她孙子现在的画和祖父不一样了，忘了本了。良达祖母笑答：“世上只需要一个董寿平。”一语尽显老人家的见识和品行。良达先生的三高祖母冯婉琳乃山西代州望族之女，也是当时有名的女诗人，文才卓而不群，棋琴书画皆精。曾有诗云：灯下抄书勤课子，花前奉洒善娱章。她的诗至今在《代州府志》中仍遗存数首。



董良达：家族的荣耀

祖父曾经几次带我去北京安定门内的国子监（现为图书馆），那里有许多碑，其上刻有清朝历届进士名录。祖父指着其中一块碑说上面有他爷爷（董文焕）的名字。我高祖是研究唐诗的，尤喜孟郊（孟东野）作的诗，有些老版本的《唐诗三百首》，还可以看到“洪洞董文焕注”字样。后来的北大教授王力，把我高祖董文焕推为中国十大韵律学家之一。祖父对我说到此事时，不无得意。

祖父还会指着另一块碑说上面有他外公（陈履亨）的名字。在石碑前祖父沉默良久，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我却很兴奋，为祖先的荣耀而自豪。

我常说自己是世家，并非说这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事，而是为了表明家族传授了我很多道理。我们祖上规定，家里有人去世后，其生前所喜欢的贵重物品都要改换为铜器来随葬，否则最终逃脱不了被盗取的命运。另外，生前不要刻意去追求物质享受，自己能达到何种水平就去享受怎样的生活。祖上还教导我要习得一技之长，这比接受金钱的馈赠要宝贵的多。

我做人的原则就是要与人为善，这是我们家族的传统，也是祖上经常要教育我们的为人处世准则。当年我的老祖是山西很大的盐商，每年能净赚白银三十万两，有一年竟挣了一百万两。我的老祖认为这些钱财应当共同分享，便分给了一起付出劳动的人，并定下规矩，董家每年只须赚十万两用于家族生活开销，其他盈余则全部捐赠出去。或许是前辈们的开明思想和大度的胸襟，使得董家能够后继有人且人才辈出，到了祖父这辈，已然成为一代大师了。我相信董氏依旧能够继往开来，将前辈们的荣光传承延续下去。